

「天福剛摸出兩張一元的新鈔票，阿明早就一骨碌爬了起來。『爸爸，我去買，我去買！』小兒子也搶着來換票子。」

「大家都別爭，我去買！」天福嫂塞進最後一口飯，急忙站起身來。兩個兒子哪裏肯聽，誰也不敢再搶了，因為他們還希望分得一把花生米。等到天福目妻子手上接過花生米，打開一看，他才完全相信物價真的在飛漲了。因為上個星期他也曾買過兩塊錢花生米，但是幾乎比這多過一倍呢！

不幸得很，這個一向安樂的小村莊，竟也傳染了流行性感官，一家家的相繼病倒，大大小小躺在牀上呻吟不止。李天福家自然也不例外，可是他是個薪給階級的小公務員，風平浪靜的時候倒也得過舒適安樂，一旦災禍突襲時，他就無法招架了。何況自己也在四十年代的高燒中，那能去奔走告貸呢？再說：又有誰家在為大筆醫藥費發愁？李天福被燒得渾身酸痛地呻吟着，他聽到兩個孩子在嘔吐，在哭叫，他看到妻子自己眼淚鼻涕地還在支持着侍候他，伺候孩子。李天福難受萬分，深悔自己已成不離煙酒，從不儲蓄分文，以致沒有力量應付變故。但是那天下午，已經治癒的馬大爺，意外地帶着鎖上最有名望的大夫來替李天福全家進行診治。李天福先是驚愕，終至感激萬分地一再向馬大爺道謝，並且答應一定儘快的歸還她的醫藥費。馬大爺笑而不答，祇和天福嫂商討了一陣子走了。

流行性感官慢慢地離他過去，可是李天福明白他依然是災情慘重，總共負債六百餘元，他不敢想像將于何年何月才能償還馬大爺的欠款？他更慚愧馬大爺以一個寡婦之身，不但應付了她和孩子的一筆藥費，而且還有力量替他們墊付數百元，怎能不深感自愧？但他也有幾分詫異，于是他向妻子探問：「奇怪，馬大爺真有本事，一下子籌出這多現款？」

菌草企業好消息!!

本省唯一的菌草企業老專家，規模最大，栽培歷史最久，經驗最豐富，培養技術最優秀，技術免費指導，種菌廉價出售，產品高價買收，每年賣出種菌最多且信譽卓著，都使人滿意請勿失這良機!!

種菌①西洋松茸(磨菇)②椎茸(香菇)③草菇(フクロタケ)
④白木耳(銀耳)⑤黑木耳
△平茸、榎茸、滑子等因鮮菇無銷路本場暫時不推廣，但是本場都有栽培。

詳細事項，請洽本場即答覆(郵寄或本人往洽均可)
◎注意 本場與日本鳥取大學農學部應用菌草學研究室廣江勇教授技術連絡並力注技術本位，敬請各位認清且歡迎比較!!

臺北市安東街九號
臺北菌草農場

「不喝酒，或許也有幾條大豬了。」「何止幾條？幾十條都有了！」天福嫂誇大地說。『從今天起我決心戒煙酒，每個月至少可以積餘二百元，三個月之後就可以把債務了清，那時候，就有子萬事足，無債一身輕！』天福又開始笑吟吟的了。

天福嫂一聽說丈夫要戒煙酒，不覺暗自心喜。但她不露聲色地：「債務一清，你還不是照舊老樂園一包，米酒一瓶？」「不，不，我這個人一旦下了決心，什麼事都做得到的。還清了債，我們也買幾條小豬來餵，等小豬生了小豬，我再為你和孩子買幾匹布來換換新！」天福望妻子身上那套破舊的洋裝決斷的說：「不！我在家裡倒沒什麼關係。瞧你自己的襯衫領子，袖口，搞成那個樣子還在穿，情願把錢亂化。」以後不亂化了！」天福馬上攔阻她。『你的鐵馬也該換換新了！』「那要再等幾年看了！」

「天福，你真的要戒煙酒，說說算話？」天福嫂愛嬌地笑着。『你幾時看我說話不算話的？』「啊！天福，你……你過來，我告訴你一句實話！」天福嫂羞答答地朝他一招手。

美、日優良種子到了

- ◎長岡交配一號甘藍 (原封罐裝)
- ◎長岡交配二號甘藍 (原封罐裝)
- ◎美國紅心五寸胡蘿蔔 (原封罐裝)
- ◎海谷三池中生甘藍 ◎美國包心高苣
- ◎京都三號結球白菜 ◎美國嫩莖高苣
- ◎金澤粗蘭結球頭菜 ◎美國改良中生花椰菜
- ◎美濃早生蘿蔔 ◎美國晚生花椰菜
- ◎包心大芥菜 ◎派通蕃茄
- ◎潮洋耳瓜 ◎夏花蕃茄
- ◎大梅花蘿蔔 ◎廣東大格蘭菜
- ◎芝果結球白菜 ◎福壽晚生花椰菜
- ◎各國優良農藥大量廉價供應
- ※噴霧器零件齊備(目錄備索)

臺北市永昌街二號(永樂市場角)
蓬萊農產行
郵政劃撥金八八三七號
電話 四六七三二號

「誰騙你？我託馬大爺買兩雙球鞋！」

「你也買一丈布料！」天福樂得雙手環抱着妻子，不知要怎樣對她才好。

「我什麼都不要！」天福嫂含笑低頭，內心却有說不出的安慰與快樂。因為她一角、二角最小的零星存儲，終於有了為家發揮最大効力的機會。身為妻子、母親的女人，能有什麼比這更快慰呢？「不！你一定要，一定要！」天福激動得伸手指撫着她的圓臉，圓臉上盪漾起一個美麗的微笑，天福恨不得一口吞下這笑。煙、酒、世界上任何東西，也不能比這笑更美，更逗人愛戀了。

「天福，明天我要把魚買得大一點——」

「不要！物價飛漲，應該再買得小一點！」天福嫂忍不住嘆咻一笑。『優子，物價從沒有漲過——還不知道？』「阿——」天福如夢初醒般突然放聲大笑：「知道了，知道了！可是——你剛才告訴我什麼錢來着？」「私房錢！」天福嫂仰頭在他耳畔輕輕說着。『私房錢？』天福又不禁笑嚷起來。

兩個孩子給嚷叫醒了，一骨碌自榻榻米爬起身來，揉揉眼睛，茫然問着：「私房錢？」